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阿格尼丝·格雷

[英] 安妮·勃朗特 / 著 薛鸿时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阿格尼丝·格雷

[英] 安妮·勃朗特 / 著 薛鸿时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格尼丝·格雷/[英]安妮·勃朗特(Agnes Bronte)著;

薛鸿时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 Agnes Grey

ISBN 978-7-5366-9044-8

I. 阿… II. ①安…②薛…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2371号

阿格尼丝·格雷

AGENISI GELEI

[英]安妮·勃朗特 著

薛鸿时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久谦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李江华

封面设计: 余 静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94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英文版导读

—

安妮·勃朗特是勃朗特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安妮写《阿格尼丝·格雷》时，夏洛蒂正忙着写《教师》，而艾米莉则在辛勤耕耘她的《呼啸山庄》。在此之前的一些小说，虽然改变了姐妹间的文学联盟，但并没有动摇她们的通力合作：三位姐妹的作品既各不相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都同样的锋芒毕露、大放异彩。三姐妹各自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对于催生这三部作品的所谓的“学徒期”，盖斯凯尔夫人这样描述道：深夜，这些女孩子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在牧师住宅的起居室里来回踱步，热情讨论着各自在写的东西。每周有那么一两次，她们会大声读出写好的部分。

1846年夏天，《阿格尼丝·格雷》、《呼啸山庄》和《教师》全部脱稿、整装待发；三位作者巧妙伪装，各自采用男性化的笔名：阿克顿·贝尔、埃利斯·贝尔和柯勒·贝尔。夏洛蒂弄到了一张出版商名单，于是开始把这些手稿“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地寄发给形形色色的编辑。当这三部苦命的作品在半打出版社那里遭到冷遇时，夏洛蒂采取的对策是把最近拒绝她们的出版社名字划掉——出于什么动机，我们不得而知——然后把日益破烂、书角卷起的样本寄到下一个地址。外包装的残破赫然呈显

了它失败的历史。

最终，她们收到一位纽比先生的来信，是从莫蒂默大街 72 号卡文迪士广场的托马斯·考特雷·纽比出版社寄来的。信中说打算出版阿克顿·贝尔和埃利斯·贝尔的小说，可是拒绝了柯勒·贝尔的《教师》。而且，他还要求《阿格尼丝·格雷》和《呼啸山庄》的作者捐资五十英镑作为出版费用，并许诺一旦销售额偿还了出版社的花销，就即刻退还给他们。吝啬的要求让艾米莉和安妮始料不及、大失所望，但是由于她们的第一部小说连遭拒绝，对此也只能有口难言、无法争辩了。

由于当时在出版商和流通图书馆中盛行的风尚是三步曲小说，所以三部一起投出的小说中惨遭出局的《教师》出版机会渺茫。以当时的标准，夏洛蒂的故事要想独立出版显然太不够分量了。但是，她还是继续毫不气馁地将手稿送去审阅，同时还开始着手准备另一部小说。这第一部小说又接连遭到几次更为粗鲁的退稿后，史密斯－埃德尔出版公司的 W.S.威廉姆斯以读者的身份来信鼓励作者继续努力，这是投稿以来夏洛蒂得到的首次鼓励。

史密斯－埃德尔出版公司并没有要无偿出版《教师》的意思，但书的读者显然看到了柯勒·贝尔身上闪现出来的天才的光芒，所以他发出邀请要求作者寄送更多的作品。大约几个星期后，《简·爱》寄到，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威廉姆斯看完手稿后热情高涨、十分激动，史密斯－埃德尔出版公司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出版了这本书。《简·爱》出版后，立即成了“当季最畅销的小说”。萨克雷看了书的最初几页后就爱不释手地一口气看到最后，情不自禁地写信给乔治·史密斯询问这本让人眼前一亮的书的作者是谁。

姐姐的《简·爱》顺利出版，溢美之词铺天盖地，而此时安妮和艾米莉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小说出版的消息。早在《简·爱》还没寄到史密斯－埃德尔出版公司的时候，她们就已经完成了最后的校对工作，但是却迟迟没有从纽比先生那里得到进一步的消息。11月10日，夏洛蒂写信给威廉姆斯先生打听纽比先生是否是个有信用的人，还是他“一向如此行事，像对我的亲人所做的那样”。

这时，那位不慌不忙的纽比先生才仿佛大梦初醒般意识到，他手里拿着的手稿的两位作者可能恰好和当季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简·爱》的作者有什么关系。他仓促出版，到十二月中旬时艾米莉和安妮就拿到了她们作品的首印本——一套紫红色的书，《呼啸山庄》占了前两卷，《阿格尼丝·格雷》是第三卷。但是两位姑娘惊讶地发现她们早已校对过的那些多如牛毛的打印错误全都又回到了书里。“那套书的拼写和标点，”夏洛蒂对她的出版社说，“糟糕得简直要把人气晕过去。”

批评界对阿克顿·贝尔和埃利斯·贝尔也是冷嘲热讽。两本小说都无法走出柯勒·贝尔巨大成功的阴影。几位评论家失望地表示说，新出版的作品远没有第一本“贝尔”小说那样“赏心悦目”。有一个甚至说，“《简·爱》的大受欢迎让这本书得到了它靠自身力量可能永远不会拥有的声望”，实在是无稽之谈。他还发出警告说，欣赏之前那部作品的读者决不会“在这本书里找到值得一看的后续内容”。

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对《阿格尼丝·格雷》和《呼啸山庄》两部作品一起加以评论，但是艾米莉的小说似乎更多地吸引了评论家“关注”的目光——虽然这些关注有惊讶、有困惑、有愤怒，甚至还有厌恶。许多评论家肯定了《呼啸山庄》的“不凡功力”，

但是大部分人则认为那是白费力气。《新月刊》的评论员禁不住说，“它本应叫做《摧毁山庄》，因为它让人们身心发出那种本能的战栗，远非这幢阴森大宅和它的房客们所能轻易想象得出的。”《葛兰姆杂志》把这部小说的特点概括为“集庸俗、邪恶、残忍和恐怖于一身”；《道格拉斯-杰拉尔德周刊》报道说，“在《呼啸山庄》中，读者感受到的只有震惊和厌恶，那些对惨无人道和恶魔般的仇恨与报复的细节描写几乎都要弄得人呕吐起来……”

由于《呼啸山庄》的离经叛道需要评论家们锣鼓喧天地发泄愤怒，他们也就没什么力气再去点评《阿格尼丝·格雷》了。评论家们大都满足于说它不像它的姊妹卷那样“野心勃勃、令人反感”。每当有评论家用严肃的目光来关注安妮的小说时，他们通常都会找出它和《简·爱》相比都有哪些地方不尽如人意。《雅典娜神庙》杂志认为，“《阿格尼丝·格雷》是一部关于女家庭教师遭遇的小说，它真实描写了女家庭教师所忍受的一切。但这个‘新受害者’所经历的磨难与简·爱所承受的那些考验相比，有些黯然失色，甚至有些卑贱了。”

只有一位评论家愿意细致地理解安妮·勃朗特写作《阿格尼丝·格雷》的意图，他声称，“她精确地描述出了女家庭教师生活中所受的那些无情的‘折磨’。”那位评论家还推测说，阿克顿·贝尔，“一定花巨资贿赂了某个女家庭教师来给他讲述她囚房的秘密，又或者他一定颇费周折地去观察过，以便更好地阐述这一主题。”那位评论家总结说，“《阿格尼丝·格雷》是一个很值得一读的故事”；但是给了安妮这些赞誉之词以后，他马上又觉得不得不再加一句：“女主人公某种程度上是《简·爱》的姊妹，但又在各个方面逊色于她。”

尽管经历了《阿格尼丝·格雷》出版的种种不快，安妮·勃朗

特还是决定继续创作她的第二部小说《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夏洛蒂想当然的认为妹妹们的作品在纽比先生那里受到粗制滥造的待遇后，有机会转向她自己的出版商，没想到安妮和艾米莉却拒绝了。1848年2月5日，夏洛蒂怒气冲冲地向W.S.威廉姆斯报告说，“纽比和他的作者间的关系开始奇迹般得好起来了。”

按照约定，安妮·勃朗特把已经完成的《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手稿送到了纽比先生那里，而他也在1848年早秋就把这部小说发表了。这个时间和她的第一部小说在各个编辑手中开始它的沮丧之旅的不幸遭遇恰好相隔两年。这部新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主题上，都和《阿格尼丝·格雷》大相径庭。这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亚瑟·亨廷登，这个年轻人的个性本可能会让任何没被浪漫幻想蒙蔽双眼的年轻女子望而却步。这个年轻人实现了他的黑色诺言，却让女主人公遭受了一系列的羞辱，这些侮辱是她婚前想都不敢想的。一段时间里，海伦·亨廷登，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好妻子，默默咽下所有的苦水。但是，最终还是不堪屈辱，奋起反抗，当着丈夫的面摔上了卧室的房门。亚瑟·亨廷登虽然几乎从未对传统道德表现出什么尊敬，但在这件事上却突然知道了他的责任——他把妻子锁了起来。但是，她还是和儿子逃了出去，改名换姓，靠画风景画维持母子的生计。最后，安妮·勃朗特解救了海伦，也惩戒了亚瑟·亨廷登，让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

不出所料，现代评论家们对《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发出了惊讶之声。《夏普伦敦杂志》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研读”：

……书中的许多场景是如此反叛，出自某些人物之口的语言又是那么粗俗下流、令人厌恶。我们委托评论这部

作品的评论家把它退还给了我们，说这本书不适合在《夏普》的书页上被人看到；迄今为止，我们也持相同观点，而我们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是要警告读者，尤其是我们的女性读者，不要受到蛊惑阅读这部小说，无论这种诱惑是来自于故事本身的强大趣味还是故事作者的聪颖天资。

评论家开始进一步对作者的性别展开猜测：一定是个男人，才能写出如此“粗俗无礼”、“口无遮拦”的语言；一定是个男人，才会“那么大胆鲁莽地像这本书一样给读者展现这一切”。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哪个男人写过这样的作品，里面所有女人的“每样品质，无论是道德的还是智力的，都远远超过了所有的男人。”难道《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是“一位女作家在她丈夫的帮助下”写成的？

几乎没有哪位评论家对阿克顿·贝尔的新小说任性、“粗俗”这一总的定论持有异议，但是，虽然有此告诫，对《雅典娜神庙》杂志的“真诚推荐《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作为最近一个月来我们读过的最有趣的小说”发出响应的评论家人数还是出奇得多。《文学天地》谴责阿克顿·贝尔“语言粗俗”，但是赞扬他的“思想充满活力、表达清新自然、描写真实贴切”。《北美评论》悲叹“作者有意让激情堕落为欲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人物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准确地勾勒出各自的轮廓；故事场景和生活本身一样地鲜活。”

尽管评论界议论纷纷、反应不一，《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一经面世就在读者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本书被疯狂地抢购一空，出版才一个月工夫，纽比就推出了第二版。安妮·勃朗特被评论界对她作品的严重误解弄得目瞪口呆，要求在第二版中增加序

言。她感谢评论家们对她的褒奖，而且坦言《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所取得的成功“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但是必须承认“对它遭到的刻薄责难，我毫无准备，也始料未及。无论是在判断上还是在情感上，我都认为太过严酷而缺乏公正。”

尽管她也认为评判自己的作品不是作者的职权范围，安妮还是坚持要说，她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更正某些评论家的“错误理解”，洗清自己动机荒淫的罪名。她写《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的目标不单纯是为了娱乐读者，更不是为了纵容“粗鄙之人的病态爱欲”（像《观察者》指控的那样）。“我希望说出事实，因为事实总是传达出它自己的道德观……但是因为无价之宝总是深藏于井底，把它挖掘出来是需要勇气的。”安妮·勃朗特谦虚地告诉她的读者，她并不认为自己孤身一人就“能够改革社会的谬误和陋习”，但是愿意“为这一美好目标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最后，阿克顿·贝尔希望在他的身份问题上不要再拖泥带水，而是一次性解决掉。《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的全部责任由他一人担当；它的种种错误不用追寻到柯勒·贝尔或埃利斯·贝尔的头上。对于一两位评论家“意外发现”作者实际是位女性，阿克顿·贝尔回应说：“我接受这一诋毁中好的部分，把它看成是对我所描写的女性人物的赞美；虽然我一定会把这些严肃的审查归咎于怀疑，但我并不打算进行反驳……”

安妮·勃朗特结束她的序言时，采用的是反抗双重批评标准最激烈的口吻：

如果一本书是本好书，那么无论它的作者是男是女，它还应是本好书。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就心满意足了。所

有的小说都是或都应该是写来既给男人也给女人看的。男人怎么竟能允许自己写出那些对女人会是奇耻大辱的东西？为什么有些东西男人写来就是理所当然、恰当无比，而同样的东西女人写来就要倍受责难呢？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会怅然若失、无语以对。

二

《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发表后不到一年，安妮·勃朗特就去世了，年仅二十九岁。安妮的去世和她挚爱的艾米莉仅仅相差几个月时间：艾米莉死于12月，安妮是在5月。三位笔耕不辍的文学姐妹中，只有夏洛蒂留下来向后人讲述她们的故事。

我们对安妮的了解大都来自于夏洛蒂——来自于她的“回忆录”，她的信件，她对盖斯凯尔夫人的讲述，后来盖斯凯尔夫人把这些写成传记，最终才使得勃朗特姐妹之谜公之于众。除了安妮的两部小说和一些诗稿外，有关她生平证明的第一手资料现存的仅有五封信和两本日记，都和写作密切相关。夏洛蒂所作的一篇著名评论引发了一些争议，许多学者认为她在两位妹妹死后销毁了她们的有关资料，但是此事从未获得确切考证。

确切的是，安妮死后的声名荣誉从最开始就由夏洛蒂全权负责。1850年，W.S.威廉姆斯写信给夏洛蒂提出建议，让史密斯-埃德尔出版公司出版一套安妮和艾米莉作品的权威版本——包括她们文学遗产中任何未曾发表的作品。的确有很多未发表的作品——主要是诗稿——但是夏洛蒂拒绝向威廉姆斯先生提供任何“附加作品”，理由是，她认为她的妹妹们会反对

这样做。她同意发行《阿格尼丝·格雷》和《呼啸山庄》的新版本，但是一口否决了重印《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这个《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我几乎都不想保存下去，”她给 W.S.威廉姆斯的信中说道，“那部作品主题的选择就是个错误：它和性情温柔、沉默寡言、不谙世事的作者无论在性格品位还是思想观念上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夏洛蒂写的《传记短评》，以序言形式出现在《阿格尼丝·格雷》和《呼啸山庄》作者死后的新版本中，她又一次向公众表明，她深信安妮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个“彻底的错误”，并解释说“作品中完全看不到和作者性情一致的东西”。夏洛蒂接下来描述的性情确和现代评论家们在《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的作者身上看到的大胆鲁莽相去甚远。据夏洛蒂所言，“与生俱来的缄默把安妮安置并一直保持在一片阴影之中，用一块修女般的面纱掩盖着她的思想，尤其是她的情感。这块面纱似乎从来没被拿开过。”安妮“被赐予了娴静的美德”，夏洛蒂写道；即使在受到批评家的恶意攻击时，她也“默默忍受，像她惯常忍受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一样，温柔和善、从容镇定”。最后这些话，对于熟知安妮·勃朗特言辞激烈地捍卫自己创作《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的动机的读者来说，的确是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盖斯凯尔夫人也附和夏洛蒂对于安妮的看法，把她描述为“温顺、沉思的安妮”，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很耐心、听话”。后来的传记作家和批评家们在描写安妮时也都追随了夏洛蒂的指引，最终“温柔的安妮”就被打造完成，并成为“勃朗特传奇”热情洋溢的部落画上相对单调的一笔。夏洛蒂对妹妹的解读，已经受到那些为安妮辩护的评论家们的挑战，但是夏洛蒂态度背后的全部复杂情感以及它对安妮的生活及作品所带来的

决定性影响或许还没有被完全探究出来。

一定程度上来说，安妮的形象在她的大姐眼里从她一出生就已经定形了。孩子们的奶妈常说，在安妮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夏洛蒂就经常跑进父亲的书房大声宣布在安妮的摇篮旁站着一个天使。当帕特里克·勃朗特走进房间去时，他没有发现任何天使的痕迹，但是夏洛蒂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在后来的岁月里，夏洛蒂几乎每次提到安妮都不能不说她的“善良”，不过，安妮摇篮边的天使对夏洛蒂来说可能包含另外的联想——故去的母亲。勃朗特夫人七年中生养了六个孩子，安妮一出生就患有哮喘。可能是因为生完安妮以后母亲一直未能完全恢复体力，所以小安妮过完一岁生日的两个星期以后，全家人就已经得知勃朗特夫人生命垂危了。她就那样躺了八个月的时间，忍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勃朗特夫人死后，布兰威尔姨妈开始掌管家务，她把虚弱的病儿抱到了自己的屋里，后来的二十年里安妮一直睡在那儿。

安妮一直呼吸困难，使得家里其他人都对她过度保护；而1825年，就在安妮五岁的时候，玛丽亚和伊丽莎白的相继夭折无疑又让家人对小安妮的保护再度大幅升温。夏洛蒂现在成了家里的长女，她竭尽全力想要像玛丽亚一样给年幼的弟弟和妹妹以母亲般的照顾，但是她天生就不太适合这个角色。对夏洛蒂来说，来得最为自然的就是发号施令。有专横的弟弟布兰威尔做同盟，夏洛蒂把勃朗特家的孩子组织起来开始了她们想象出来的生活。后来，这些在勃朗特姐妹笔下演化为一个个令人心醉神迷的故事，与她们文学道路的发展休戚相关的那些“剧本”的创作最初就是夏洛蒂的灵感——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十二岁的夏洛蒂在她的《1829年大事记》中回顾三年前《年轻人》的

创作时，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爸爸从利兹给布兰韦尔买回来一套木头士兵……我抓起其中一个欢呼着说：“这是威灵顿公爵！这个应该是公爵。”听我这样一说，艾米莉也学我的样子拿起一个说是她的；安妮走下楼来说她也应当有一个。我的那个是所有士兵中最漂亮也是最高大的一个，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瑕。艾米莉的那位小人神情严肃，我们称之为“严肃汉”；安妮的那个模样古怪，个子小巧，酷肖她本人，我们就让他当了“侍童”；布兰韦尔也给自己挑了一个，管他叫“波拿巴”。

从这短短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到夏洛蒂的重要地位：她的士兵必然是“最漂亮”、“最高大”、“最完美”的。布兰韦尔被允许命名他自己的士兵，而“我们”给艾米莉和安妮的士兵起了名字。

安妮十一岁时，夏洛蒂被送到娄海德，就读于伍勒小姐的学校。没有夏洛蒂在场，布兰韦尔无法让他的妹妹们听他指挥。安妮和艾米莉养成了一起偷偷溜到荒原打发时光的习惯。她们还通过构筑自己的戏剧王国来宣告她们的独立。夏洛蒂和布兰韦尔继续编织着“安格里亚王国故事体系”（一般都是通过信件），而安妮和艾米莉也分享着她们的私人世界“贡达尔王国的故事”。1833年，夏洛蒂的校友艾伦·努希到牧师府来做客，她注意到艾米莉和安妮“就像双胞胎一样——相依相伴，不可分离，相互体恤，亲密无间，永远不被打扰。”

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安妮和艾米莉开始一起在一种“日记纸”上写作——就是折叠为四份的一张小正方形的纸——

被封起要在四年之后才能打开。1834年12月24日，她们这样记下了家庭生活中普通一天的点点滴滴：“我和安妮一直在给夏洛蒂削苹果，好让她做苹果布丁……塔比刚才说，安妮过来，削个土豆皮。姨妈刚才走进厨房，逗安妮说，安妮你的脚在哪儿呢，安妮回答说，就在地上呢，姨妈……”

这个脆生生的回答让我们看到的安妮和夏洛蒂描述的那个“好好”姑娘十分不同。日记纸中表现出这两个小勃朗特总会联合起来弱弱地反抗大人们（夏洛蒂、塔比还有姨妈），因为她们总是差遣两个小不点儿去做些杂务，要么就是老想纠正她们的行为：“我和安妮既没洗漱，也没铺床，也没做功课，我们想出去玩儿。”日记自然地——几乎是无意识地——把勃朗特家族的成人世界与艾米莉和安妮的私人领地有趣地对立起来：“爸爸打开房门递给布兰韦尔一封信，说：‘这儿，布兰韦尔，看看这个，看完给姨妈和夏洛蒂看——贡达尔正在探索噶尔丁的腹地’。”

日记纸上的写作开始后还不到一年，艾米莉和安妮就分开了。夏洛蒂以前的老师伍勒小姐，给她在她以前的学校娄海德提供了一个做女家庭教师的职位。伍勒小姐开出的薪水实际上很少，但是她提出可以让勃朗特家一位姑娘免费就读。艾米莉年龄稍长一些，自然就选择她去上学了。1835年7月，艾米莉和夏洛蒂一起动身前往娄海德。勃朗特先生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信宣布她们动身的消息时说：“我打算把亲爱的小安妮再在家留一年，还是由她的姨妈和我亲自教她。”

夏洛蒂在不久后写给诗人骚塞的信中解释了她决定接受伍勒小姐提议的原因：“我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收入有限，我又是家里的长女，父亲在我的教育上花了很多钱，公平起见，

对其他孩子也应该一视同仁。所以我认为我离开学校后去做一名女家庭教师是我应尽的义务。”给艾伦·努希的信里，夏洛蒂坦白了她的另一重忧虑——父亲和姨妈花费巨资把布兰韦尔送去了伦敦，要把他培养成一位艺术家。“一旦布兰韦尔进了皇家学院，”夏洛蒂写道，“爸爸那有限的收入就要捉襟见肘了。”

艾米莉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不独立的年轻女孩子，结婚前景又极其渺茫，只能成为父亲的“累赘”。所以她决定和夏洛蒂一起搭伴儿去娄海德，几乎可以肯定是受了这种痛苦的“包袱”意识的影响。无论她多么想让自己感觉到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教师是她的责任和义务，她还是不能调整自己适应这种远离荒原，没有家人陪伴也没有自由的生活。夏洛蒂做学生时如鱼得水的那些学校常规，在艾米莉看来都难以忍受。仅仅过了三个月，她就逃跑了。多年后，夏洛蒂在解释她的突然离校时这样写道，“艾米莉唯自由鼻息是仰，没有自由，她就会窒息了……她坚韧刚毅的性格在此强烈地表现出来。每天早晨一觉醒来，家里的场景和荒原的画面就会一幕幕向她袭来，然后就会暗淡了她接下来的一天，使她沉浸在悲伤之中。除了我，没人知道她的烦恼……”在安排妹妹到娄海德上学的过程中，夏洛蒂完全低估了妹妹的暴躁脾气。夏洛蒂笃定地认为只有她了解艾米莉的心情，而她又没能预见艾米莉无法适应学校生活，这种自相矛盾的事实也透露出多年后她们之间的关系。

安妮和艾米莉只团聚了几天时间。娄海德珍贵的免费教育现在提供给了年龄最小的勃朗特小姐，而她接受了。她接受这一邀请的动机很可能是有双重原因的：一方面，她希望自己顶替艾米莉去上学可以减轻艾米莉的失败的思想包袱；而另一方面，她又下定决心要武装自己以便谋求生计。安妮和艾米莉都

在家接受过夏洛蒂的教育，安妮其实已经通过夏洛蒂间接地学到了伍勒小姐教授的大部分课程，但是她如果想要做一名女家庭教师出去执教，还是需要接受正规的教育。家里环境的改变又给安妮一个紧迫的动力：布兰韦尔身无分文地回到家里，完全没有就业的希望。他的确按照先前计划好的去了伦敦要在皇家学院注册报到，但是他却把父亲和姨妈给他的丰厚学资全都在“觥筹交错”中挥霍一空，甚至都没有把他带去的介绍信呈交给学院院长。

来到学校后安妮并不比伤心的艾米莉快乐多少，但是她决定要坚持下来，在学校待了一年多，最后还是病倒了。她不得不忍受的环境让她的情感纽带越来越困惑：安妮把自己和家人及艾米莉的分离看成是她为了全家人未来的幸福生活作出的牺牲，但是同时她又清醒地意识到夏洛蒂为了她所做出的牺牲，即使这种牺牲并不是她要求的也不能改变些什么。况且，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夏洛蒂的付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物质上——都越来越多。夏洛蒂本希望不多的收入还能有所节余，但是据她的朋友玛丽·泰勒说，“她自认，除了给她自己和安妮置办衣服，就几乎没什么剩余了……她也知道这样很不明智，但是她又能怎么办呢？”

夏洛蒂在娄海德任教期间写下的私人日志记录了她那时的愤愤不平：她把自己看成是“被拦在了公牛的包围之中……我身旁一边站着厨子，一边站着制表人，背景中站着伍勒小姐，教科书、工作加上笨蛋社会构成了整个愚蠢的氛围。”一向不善于掩饰感情的夏洛蒂，对于自己不得不这样做又进一步发出愤恨之声：“……难道我要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光阴，”她在日志中写道，“虚度在悲惨的奴役之中吗？强压怒火、日复一日地